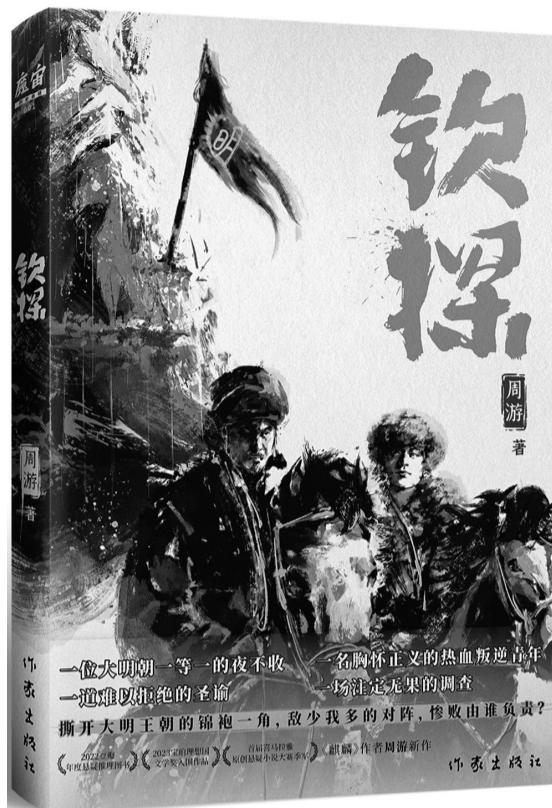


明朝版“人民的名义”《钦探》出版

朱抗用马鞭甩出一条路



《钦探》周游 著 作家出版社 2024年4月

冷。这是朱抗多年来第一次感觉到冷。他向来不怕冷的。八年前在辽东，外巡遭遇敌兵，四下茫茫雪原，无处藏身。他踏破一条冻河，匿在冰面下，鼻子紧贴着冰层，刮着缝里去吸水波荡漾间闪出来的空气，等敌兵过去了，才瑟瑟上来。趁着暮色，又狂奔十里地，回到墩堡，头顶冒着白气，仿佛刚从蒸笼里出来，浑身抹了马油，在火塘边睡了一夜，什么事也没有。北京冬天再冷，也冷不过辽东。如今才冬月开头，还没到三九，他骑在马上，一阵朔风吹过，竟打了阵摆子，全身上下骨头缝里里疼。今天是他五十岁生日，到底是老了，不服也得服。

老是从眼睛开始的，当年同袍赠他绰号“猫眼儿”，专赞他眼神儿厉害，站高些，无月无星的晚上，能瞧见五里外的动静。从去年，眼睛就发花，迎风淌泪，老阳儿烈些也淌泪，有些沙眼的征兆。他爱惜这对儿眸子，听人建议，吃猪肝熊胆，用褂子浸了决明子汤敷眼睛。药材不易得，听说草灰水也有用，敷了几次，刺得尖疼。他越发像只精瘦的老猫，逮住空闲就闭目养神。可今年事多，又打了几仗，熬了几宿，眼睛受累厉害，更花了。加上母亲死，狠哭了几场，雪上加霜。今早在老娘的骨灰罐前烧了七七纸，强忍着，还是掉了两行泪，涩得生疼。中午，他将绳子抛过房梁，打了个扣儿，正要脖子套进去，有人插门，开了，一个小厮自称督抚金事孙镗的家人，要他未牌时分去趟府上。

天阴沉沉的，憋着雪，要下不下的意思。孙镗家在城北，有点远，路上往来百姓很多，腿脚匆忙。解除城禁未久，瓦刺兵说是退出了关外，但保不齐又回来，所有人都不敢放松，神色紧绷。过狗尾儿巷，墙下一群百姓围着，似在看什么东西。一个瘦长汉子横着一条木棍往后推人：“别挤！想摸的，三个钱！”百姓阻住了路，朱抗过不去，吆喝了两嗓子，也没人让。一个百姓问：“真灵么？”那汉子道：“不灵！摸了就烂肉死呢！”一个婆子道：“灵的！比城隍庙灵，我摸了，孙子睡觉就不哭了。我媳妇摸了，肚子也不疼了。”另一个百姓也道：“三个钱，就当吃了俩馒头，试试怎的！”众人踊跃起来，更加使劲往墙下挤。汉子端只瓦盆，一面接钱一面用棍子戳人，要他们排队。朱抗站在马镗上一瞧，汉子身后的墙上，一个圆坑，里面嵌着一坨黑秋秋的铁丸，外露的一面被摸得亮锃锃的。有好奇的近前，问这是做什么，有热心的解释：“这是上个月鞑子攻城，打进来的铅弹，砸进了老黄家的院墙。老黄说这是天大的鸿运，要大家都来沾喜，三个钱摸一摸，包治百病，驱邪消灾！”

朱抗不耐烦，用马鞭甩出一条路，挤过去了。拐过几个弯，到了孙镗府上。门人进去传报，里头连说快请。随管家拐过影壁，穿过前院，顺着回廊转到正厅，孙镗穿着便服正等着。朱抗

欲下跪行礼，孙镗一把扶住：“不讲这些。”拉他坐下，命人看茶。朱抗扫了一眼，满地水磨黑砖，中间烧着一盆红通通的炭火，左右八张栲栳椅；顶头儿正中挂着一幅武将戎装图，燕颌虎须，威风凛凛，当是孙镗的祖宗；两条耀眼的金字楹联，如两道仙光护着；方桌上供了把宝刀，刀柄红穗子落了色；右侧一组屏风，绷着缎面儿，上绘青绿山水，右下角小楷写着“仿王希孟笔意”。

见他头上裹了白，孙镗问为谁服丧，朱抗说母亲今天七七。孙镗皱眉一算：“鞑子打来的前一天老伯母下世的？”朱抗点头。孙镗连拍额头：“瞧我！竟第二天就把你召到军中打仗。”朱抗道：“咱的本分。”孙镗赞叹：“真是我大明忠义之士！”说了些过往在浙江防倭、在广西平苗的事，孙镗问：“在辽东时，依然做夜不收？”朱抗道：“老了，也不能冲锋陷阵。”孙镗笑道：“做夜不收，比冲锋陷阵还凶险呢！前番亏你装作平民，混入瓦刺军中，发现他们趁夜往西直门运火炮，用箭书报信，我连夜加固了城门，不然怕是守不住。”朱抗道：“守战全胜，全仰仗于大人运筹帷幄，孙大人等竭力血战，属下没什么功劳。”孙镗笑道：“不必过谦。”说完给管家使了个眼色。管家很快端来一只漆盘，堆着一套新衣靴帽、几锭大银、一块镀金腰牌、一枚独云龙虎符。孙镗道：“朝廷论功行赏，我向于部堂说了你的事，于公极是感慨，建言圣上，特擢你为锦衣卫试千户，赏银五十两。你知道，官军常规，首功才能三级升迁，你为国出力大半生，只是个总旗，皇上很是哀悯，破格赏了千户，子孙世袭百户——可惜你无儿无女的，有点亏。等来年，我看给你说一门亲，你身体还壮，生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朱抗跪在地上谢了恩，抱过衣服和银子，便欲告辞。孙镗抬手道：“不急，还有事跟你说。”

“老朱，”孙镗压低了声音，“咱们老交情，说话不必忌讳。你以为，八月土木堡一战，是怎么败的？”朱抗沉吟道：“此事，朝廷上下已有公论。”孙镗道：“你也认为是王振之过？”朱抗声音高亮了些：“若非王闳志怂恿上皇亲征，又挟主自负、胡乱指挥，何来惨败？”孙镗点头道：“但一场大败，伤亡五十万，仅仅是他一个太监的过？”朱抗沉默片刻：“家狗乱吠，做主子的也难辞其咎。”孙镗大笑道：“这话有点意思了。不过，除了太上皇和王振，就没别的缘故？”朱抗微蹙眉头：“不懂大人的意思。”孙镗起身，背着手踱步：“做豆腐的人家，一扇豆腐做坏了，得一步步寻思，是豆子磨粗了还是点卤点差了？水多了少了？火候过了欠了？五十万大军被虏贼几万杀个片甲不留，皇帝北狩，赵宋靖康之后，数百年来，哪有这样的窝囊事？莫非最后只因为烧火的打瞌睡，就把豆腐弄坏了？”朱抗搓手不语。孙镗继续道：“这些年，朝廷在北境花费上百万银子，本来铁桶似的防御，怎会出现漏洞？谁泡的豆子？谁拿布袋过的浆水？这一扇烂豆腐，要怎么交代？”朱抗道：“怕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孙镗一摆手：“也怕不是所有人的事。”朱抗两膝更疼了，拉了拉椅子，离火盆近些。孙镗坐回座位，搭住他的胳膊：“老朱，朝廷希望你山西彻查这件事，揪出几个祸国殃民的贼来。”

朱抗摸摸茶杯，已凉了，端起来喝尽，欠身道：“大人恕罪，我干不得。”孙镗道：“你父母都不在了，又没妻小眷恋，怎么干不得？莫非你岁数大了，本事丢了，受不得辛苦？”朱抗摇头。孙镗笑道：“怪我糊涂，哪能不说好处就唤人呢。完了这件差事，最不济赏你个世袭千户，若皇爷高兴，给你个金事、同知也不难，到时候你和我平起平坐。”朱抗又摇头。孙镗不高兴了：“老朱，不要做闷葫芦，有话直讲。”朱抗缓缓道：“豆腐坏了再做一扇就是了，何必苦苦追究。”孙镗骤然变色：“几十万人，死了就死了？”朱抗面不改色：“死了就是死了。只怕查起来，该死的死，该活的又该死了。”孙镗转了转眼珠：“你是怕那边当官做将的互相推诿？”朱抗道：“豆腐坏了，也许磨豆子的、点卤的、烧火的都没错，而是想吃豆腐的，在旁指手画脚，坏了事。之前辽东败仗，朝廷派御史去查，戴狮子盔的一个没事，穿草鞋的倒杀了三百多，那御史走时，拉了几车的银子。”孙镗道：“这次不同，朝廷也知道官将之间牵连颇深，难免有贪贿的事，所以这次不派御史，想派一个在官场上没根基的去查。这次不是敷衍公事，皇上认了真，决不会包庇谁。”朱抗依然摇头。孙镗急道：“这差事不是我派给你的，你吃官家饭，官家使唤不动你么！”朱抗平静道：“大人有圣旨，请出来宣读便是。”孙镗气得双目圆睁：“你敢欺我没圣旨么！”朱抗忽然指着那架大屏风道：“有圣旨的，怕在那后头。”

国学之道(11) 之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在“率性”“存理”“思德”这一价值取向的定位下，为了让“德”“人性”以及“社会人道”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以及表现出它们的绝对性和神圣性，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真正“追求于元”的“形而上”探讨。“元气论”的探讨，其最终目的是要为“人性”“人道”找到根源和根据。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思想观念。“形上观照”“追求于元”“仰俯天地”，其最后都是为了“人”“人道”“人事”。“元”最终不与“人”“事”相脱离，而且紧密相连。这是“气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于元”的另一系是“道论”。主要以老子庄子为代表。我们已知，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气”与“道”这两种“质料”的探讨来体现出中国人对宇宙天地和社会人生最本始、最根本、最本质的那个“元始”存在者的追求信念。如果说“气”“元气”还是一种具有物质属性的“质料”的话，那么“道”则是一种具有形式和能量属性的“质料”。由此可见，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质料”概念不是专指可感的物质性的质料，而是泛指一切不同属性的质料。

老庄认为构成天下万物的“根源”和“根据”的存在者是“道”。它是“形而上者”，它是先于一切的存在者。是一切存在所由产生和运动的原因和动因。“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4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25章），此之谓也。“夫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此之谓也。

这个“形而上者”的“道”是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言的。“道可道，非常道”（1章）。可以说出来的道，可以被概念规定的道就不是恒常之道。换句话说，作为天下万物之根源和根据的道是无法通过感觉、语言、概念来把握和描述的。老子认为，道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14章）的，庄子认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所以他们又将“道”称作“无”。“道常无名”（32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章），此之谓也。在老子看来，一切有都是由道而生，由无而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2章），此之谓也。“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章），此之谓也。你先不要管老子所谓的“一”“二”“三”具体代表的是怎样的东西，你就要知道它们最终都是由道而生的就可以了。换句话说，一切都是道生的。“故道生之”（51章），此之谓也。一切万有都是无生的。“有生于无”（40章），此之谓也。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思想观念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极高的思维高度。是将“无”这一没有任何具体规定和属性的存在者当成了天下万物的“形而上者”以及产生一切的最先、最后、最本质者。这充分反映出中国人所具有的超越性的思维能力。

当我们在谈论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时会联想到古希腊阿拉克西曼德的“无定”，当我们在谈论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会联想到近代哲学家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老子称为中国哲学之父的原因。当然，在这里还是要重申我的一个观点，我们无意对中西思想观念作出什么相应的比较，从而得出什么西方的哲学思想，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结论，并以这种方式去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明。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西范中”的思维方式，我素来不喜欢这样。我之所以在谈论到老子“道论”的时候，提到了古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只是方便说法而已。是让人明白，判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没有所谓哲学思想的时候，不需要以哪一方去“范”对方，而是将各自的思想观念客观地呈现出来，至于将这些思想观念称作什么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当然知道，西方所谓的“形而上学”被他们称为哲学，而中国所谓的“形而上者”之学未必就等同于西方哲学，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性，包括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这也就是我非常不赞同用《周易》的“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所谓“形而上学”这一概念去翻译西方认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原因所在。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它们不是同一个概念框架下的概念，尽管名词概念是一样的。

追求于元的“道论”与“气论”一样，有着它们共同要遵循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而这一特殊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恰恰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具体反映在所有“形上观”都是为现实世间的人事和天道服务的，这就是“贯通于世”“经世致用”的思想。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
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150)